

“门里拿不过扁担”

□苗得雨

读者们也真在被忽悠着,觉得古代的床,可能就是这东西,而不是现在说的那床。

■旁观者说

近年见研究界,有几件“门里拿不过扁担”的事情。与诗有关,最典型的,是对李白《静夜思》的研究。有点像李白《嘲鲁儒》诗中的“鲁叟”,“鲁叟谈五经,白发死章句”。

“门里拿不过扁担”,是一句民间谚语。有一个故事,说古时有一位县太爷,让一个人在三天之内找到三个聪明的笨人。这人头一天遇到一个骑驴的,身上背着一个包袱。他建议说:“背着太沉,解下来,放驴身上。”骑驴人说:“驮着我,就够重的了,再加上一个包袱,不更重吗?”第二天遇到一个人拿一条扁担进城,到了城门口,横拿拿不进,竖拿拿不进,只有折成两截,拿进去了。第三天见县太爷。县太爷说:“那个人也真够笨的,他不会把扁担从城墙上撸过去吗?”县太爷问第三个聪明的笨人是谁,这人就说:“就是大老爷您啊!”

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是一首抒情小诗,不怎么严格的五言绝句,流传很广,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谁也不觉得内容复杂,理解不了。历来多少种版本,都没有作过什么注释。独到了今天,有人觉得,在屋里没法“举头望明月”,就研究出院子里井边一种叫围栏的物件,古代也称“井床”,说诗中的“床”,是指这东西,在这里

“举头望明月”,就容易了。有人为考证这个“井床”,列出古人在作品中有哪些地方说到的“床”是指“井床”。我读到过一篇文章,文字不下一万。后又有人考证,说这首诗的最早版本,是“床前看月光,疑是地上霜,举头望山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说这就更明白了,确实是在井边围栏处,而“山月”,也只有爬上山头,才能望见,所以要“举头”。

上面的说法,似乎成了一大考古发现,很权威。读者们也真在被忽悠着,觉得古代的床,可能就是这东西,而不是现在说的那床。可是,问题出来了。一是,诗中的人物,或说就是诗人李白老先生自己,在夜里走到院子井边,在这个过程中,没看见地上有月光,到了井边才看见的?李白有一诗,写去院子里看月光,其中经过了三个阶段:“玉阶生白露,夜久侵罗袜,却下水晶帘,玲珑望秋月。”(《玉阶怨》)二是,古代井边那“床”,是一圈,还是半圈,大半圈?又哪为前,哪为后?诗中是“床前”嘛!院子里月光,不光井边有,别处也有,怎么到了井边,才忽然发现的?三是,古代井边的围栏叫“井床”,那时有没有工厂,工厂里有一种叫“车床”的东西(有工厂叫“机床厂”)?还有,生活用具中,有一种“擦床子”,把萝卜擦成细

条条的那东西,想不到也叫“床”,古代有没有?再是,人嘴里还有“牙床”,你看,人的牙根处也叫“床”!还有“河床”、“冰床”、“苗床”……

另外,还有问题可以研究。李白一生去过好多地方。他原籍与出生地也不是一处。一生中在一个地方时间较长的是京城长安,三年,算是第二故乡了。可以研究他“思”的是哪个“故乡”。自然,要研究的问题还有。

其实,事情很简单,也很明白。人在异乡,坐在床前,看见门外洒进来的月光,“疑是地上霜”,疑也非疑,这里是一种联想,一种凄凉心境的表达。怎么不能举头?到门口抬头一看就是。房门在有玻璃之前,除睡觉时要关上,平时是开着的,自然能洒进月光。从床前到门口去看,又怎么能去?或说了,诗中并没有写从床前走到门前啊!若再补一句,诗就成了如此这般:

床前明月光,
疑是地上霜,
走到门口来,
举头望明月,
低头思故乡。

那真是不把扁担折断,只有从城墙上海过去了。



扇子悲欢

□赵染斤

■风过留痕

现在,年纪大的人群中仍有坚持摇扇驱暑的,我父母就在其中。尽管家里有空调、电扇,但他们在降温机械“正常工作”的情况下,也习惯拿着蒲扇摇着。无论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习惯,还是捎带进行健身运动,每次看到他们摇扇,我头脑中便迸发出许多诗情画意。

当然,能展示无边风情、让人浮想联翩的扇并非父母手握的大芭蕉扇,而是一种布、纸或薄塑料做的小团扇。我最早见识的小团扇,就是村里虹霞姐姐等几个大姑娘夏天几乎不离手的那种。印象最深的就是虹霞姐的那把,是用白色布料蒙面、画着林黛玉玉钗小锄葬花、旁边又用行草题着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坐看牵牛织女星”的小团扇。现在想起来,觉得那画与诗搭配得如“关公战秦琼”般生动幽默、妙趣横生。虽然那扇面题诗与画搭配“文不对题”,但抒发出来的却都是凄冷的情,这大概也可以叫“创意”吧!读着诗、瞅着画,往往不用扇,人的心里就倍感“凄凉”,体温自然而然也会降了。

读书后,才从史书上了解到,古人发明的小团扇一般都隐藏着女人的命运,往往一把小扇既能让一个女人顿时妩媚,也能让一个女人瞬间凄凉。所以古代的每一把小团扇,都会或隐或现出一位或几位美人的酸甜苦辣。

早些年看过的电影《笔中情》中,就有大书法家王羲之为一卖扇老嫗题诗促销的情节,民间对王羲之题扇诗有多个版本的传说,真假难辨也就不提了。但晋代另一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确实为情人写过几首扇诗。而他的情人桃叶则作“团扇诗”回赠,其中一首写道:“团扇复向谁,侍许自障面;憔悴无复理,羞与郎相见。”扇子又成了她羞涩表情的“暗语”,就像连理枝、鸳鸯成双之类的说辞一样信手拈来,自然成语。

与桃叶的“幸福小扇”相比,西汉才女班婕妤的“小团扇”却是伤心之物,透出的是一股戚戚的寒意。“新裂齐纨素,皎洁如霜雪。裁作合欢扇,团圆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,动摇微风发。常恐秋节至,凉飙夺炎热。弃捐莫与中,恩情中道绝。”班婕妤好以弃扇自比,此后这也成为弃妇的代名词。她的《团扇诗》,也引来后世许多文人骚客的深深感叹与遥遥相知,她的命运更是成为千古一悲。

其实,与扇子有关的风情、悲剧故事还有很多。《桃花扇》里侯方域送给李香君的题诗扇,不仅是一种典型的爱情信物,也是品质和人格的象征。李香君血洒扇面,成为千古绝唱。孔尚任“借离合之情,写兴亡之感”,一把“桃花扇”让他名扬天下。曹雪芹先生在《红楼梦》中对晴雯撕扇的描绘让人印象深刻……

扇子中的“悲欢情仇”真是说不尽道不完啊。

■编辑:孔昕 美编:马晓迪
■邮箱:kongxin3057@163.com

石呆子也是“钉子户”

□安立志

然而,“钉子户”问题的成因,决非交易行为所能解释。

■读书偶得

随着拆迁风潮的风起云涌,“钉子户”的话题也充斥了各类媒体空间。两个平等交易主体之间,即使一方没有交易愿望,也不好“强买”。只有交易双方因地位悬殊而弱势一方又不肯屈服时,才会被赋予“钉子户”的贬义,这本是极不正常的现象。

在《红楼梦》卷四十八,平儿向宝钗讨借痔疮药,顺便提及了贾琏挨打的“新闻”(新闻),这“新闻”即源于石呆子的“钉子户”。石呆子收藏着二十把古扇,贾赦要强行购买,偏这石呆子死活不卖。直到贾雨村出面,动用了公权力,收拾了石呆子,将古扇强行收缴,并送到贾赦府上,“钉子户”问题才得以解决。

从当事双方来看,一方是荣国府的大老爷、当朝一等将军贾赦,另一方是“穷的连饭也没的吃”的无业游民石呆子。这已经说明了双方谈判地位和交易身份的不对等。从交易标的来看,石呆子的二十把旧扇子,“全是湘妃、棕竹、麋鹿、玉竹的,皆是古人写画真迹”,贾琏也感叹,这批古扇“原是不能再得的”。正因如此,石呆子才会奇货可居。从交易意愿来说,贾赦对这批古扇思虑夜想,志在必得,于是就让其子贾琏威逼利诱,千方百计做工作,贾琏“已经许他五百银子,先兑银子,后拿扇子,他只是不卖”。石呆

子公开声明:“我饿死冻死,一千两银子一把,我也不卖”,并声称:“要扇子先要我的命”,有道是“有钱难买不卖的货”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谁知“半路杀出程咬金”,那个靠夤缘附势、投靠贾家而发迹的贾雨村,为了讨好贾赦,竟然运用公权力,“讹他(石呆子)拖欠官银,拿他到衙门里去”,并作出裁决,“所欠官银,变卖家产赔补”,遂将这批古扇抄来,作了官价,用来孝敬贾赦,而那可怜的石呆子,“如今不知是死是活”。

作为正当的交易行为,交易双方只能按照平等自愿、诚实守信的原则去协商,出售的一方完全具有对于自己财产完整的处置权。作为基本的交易规则,贾赦不能因为喜欢人家的扇子而倚仗权势强取豪夺,石呆子对自己的扇子漫天要价或者拒绝交易倒无可指责。面对石呆子这样的“钉子户”,按照买卖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,连平儿这样的“亚太太”也说,“这有什么法子?”“老爷(贾赦)没法了,天天骂二爷(贾琏)没能为。”可见,贾赦本人也是认可这些交易规则的。

古扇的买卖如果仅此如此,可能不了了之,因为“钉子户”本身并不违反交易规则。然而,“钉子户”问题的成因,决非交易行为所能解释。正如现实

生活中许多“钉子户”事件一样,其背后或者官商一体,或者公权干预,只有在这种情况下,交易的强者往往成为权力的刀组,而交易的弱者则往往成为权力的鱼肉。在古扇风波中,贾赦成了前者,石呆子成了后者,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贾赦系豪门巨室,还在于半路冒出一个“饿不死的野杂种”——贾雨村,为了巴结权势,直接破坏交易。贾雨村这个“没天理”的,由于他是地方官,他可以动用朝廷的公权力以权谋私,他可以利用官方身份栽赃诬陷、陷人以罪,他可以使用专政机器将人拿到衙门,投入狱中……而这一切丑恶行径,他都能以“打击不法商贩”、“保护公共利益”、“维护社会稳定”的名义,变得师出有名或冠冕堂皇,至于石呆子之类的合法财产、身家性命等,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。

在“钉子户”风波中,值得注意的是贾琏和平儿的态度。贾琏对贾赦称赞贾雨村能干提出反驳:“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家倾家败产,也不算什么能为。”虽然因此挨了贾赦一顿臭揍,但他毕竟说的是人话。而平儿在向宝钗叙述“钉子户事件”时,处处流露出对贾雨村的鄙视和不齿,表明了她的岂止作为一个通房丫头的见识。

齐鲁晚报棋院暑假班七月份招生啦!

欢迎您的孩子来学棋 情趣高雅 开发智力 提高素质 促进学习

● 棋院本部 / 经十路16122号大众日报社院内综合楼4楼

- ◎ 围棋速成班 / 7月5日开课 / 每周一、三、五上午9:00—12:00
- ◎ 国际象棋速成班 / 7月5日开课 / 每周一、三、五下午15:00—18:00
- ◎ 中国象棋速成班 / 7月6日开课 / 每周二、四、六下午13:30—15:30
- ◎ 中国象棋提高班 / 每周六、周日9:00—11:00
- ◎ 围棋低段位提高班 / 电话: 13969083322 围棋高段位提高班 / 电话: 13969114400
- ◎ 电话: (围棋) 86689112 82625170 (国际象棋、中国象棋) 86689112

- 全国首家新闻媒体创建的棋院
- 培养出30多名全国青少年冠军和世界冠军
- 拥有曹大元、董渊铭、周敏、侯昭忠、张秀忠等多名高水平教练
- 输送了侯逸凡、赵雪、赵骏、谢赫、崔灿等多名优秀棋手

家长明智的选择,让我们教会您的孩子下棋,给他们一把开启未来的钥匙。

新型公益活动